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李宗吾传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李宗吾传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1307927

10位ISBN编号：7801307925

出版时间：2004-6-1

出版时间：团结出版社

作者：张默生,李宗吾

页数：300

字数：24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韩信面厚，能受胯下之辱，无奈心不黑，以致身首异处，夷及三族。
宗吾曰：“不薄之谓厚，不白之谓黑，厚者天下之厚脸皮，黑者天下之黑心子。
”“厚黑之道，本诸身，征诸众人，考诸三王而不谬，建诸天地而不悖，质诸鬼神而无疑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。
”“天生厚黑于予，世人其如予何？
”　李宗吾祖辈自南宋崛起于广东，清雍正间入川，香火绵延数十代，至民国而有了李宗吾，另为思想界一彗星。
他不惜自居为厚黑教主，以己身担当天下人的罪恶。
读书穷理，好立异说，以“面厚心黑”创教立宗。
阐扬求官，做官六字真言，办事二妙法。
“我就是头号坏蛋”，“我的厚黑学就是为虎添翼”。
李宗吾揭露了旧官场千古不传的“成功”秘诀。
曹操与刘备，一个心黑，一个面厚，煮酒论英雄，“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操耳！
”　　本书探究了李宗吾的家族渊源，学识流派以及思想体系，试图全面解读“厚黑教主”，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个真实、全面的李宗吾。

作者简介

李宗吾（1879-1943），四川自贡人。
原名世铨，后改世楷，字宗儒。
25岁改字宗吾，以示宗法儒家不如宗法自己之意。
1902年入四川高等学堂，1907年毕业时得学部特授举人身份，返乡任富顺中学教习、监督。
后又出任四川审计院第三科科长（1912），四川官产清理处处长，自贡地方议事

书籍目录

厚黑教主自传（李宗吾 著）　一 迂老自述　二 我的思想统系厚黑教主传（张默生 著）　序 我与厚黑教主的一段因缘　第一章 教主的家世　第二章 “ 迂夫子 ”和“ 老好人 ”　第三章 思想开始要飞翔　第四章 不知其人视其友　第五章 革命舞台上的丑角　第六章 “ 去官吟 ”与“ 厚黑学 ”　第七章 心理与力学　第八章 吊打校长的奇案　第九章 “ 只要打不死，又来！
”　第十章 一次试验，一种计划　第十一章 另有怀抱　第十二章 厚黑学变质了！
　第十三章 “ 返本线 ”的发明　第十四章 和达尔文、克鲁泡特金开开玩笑　第十五章 满腹经论　第十六章 也许不尽是纸上谈兵吧？
　第十七章 华族至上，想入非非　第十八章 盖棺尚待论定厚黑教主外传（张默生 著）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章节摘录

厚黑教主自传（李宗吾　著）　　一、迂老自述　　我自发明厚黑学以来，一般人呼我为教主，孟子曰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。
”所以许多人都教我写一篇“自传”，而我却不敢，何也？
传者传也，谓其传诸当世，传诸后世也。
传不传，听诸他人，而自己岂能认为可传？
你们的孔子，和吾家聃大公，俱是千古传人，而自己却述而不作。
所以鄙人只写“自述”，而不写“自传”。
众人既殷殷问我，我只得据实详述，即或人不问我，我也要絮絮叨叨，向他陈述，是之谓自述。
　　张君默生，屡与我通信，至今尚未识面，他叫我写“自传”，情词殷挚，我因写《迂老随笔》把我之身世，夹杂写于其中，已经写了许多，寄交上海《宇宙风》登载。
现在变更计划，关于我之身世者，写为《迂老自述》，关于厚黑学哲理者，写入《迂老随笔》。
我之事迹，已见之《迂老随笔》及《厚黑丛话》者，此处则从略。
　　我生在偏僻地方，幼年受的教育，极不完全，为学不得门径，东撞西撞，空劳心力的地方，很多很多，而精神上颇受我父的影响，所以我之奇怪思想，渊源于师友者少，渊源于我父者多。
　　我李氏系火德公之后，由福建汀州府，上杭县，迁广东嘉应州长乐县（现在长乐县改名五华县，嘉应直隶州，改名梅县），时则南宋建炎二年也。
广东一世祖敏公，二世祖上达公……十五世润唐公，于雍正三年乙己，挚家入蜀，住隆昌县萧家桥，时年六十一矣，是为入蜀始祖，公为儒医，卒时年八十二，葬萧家桥，后迁葬自流井文武庙后之柳沟坝。
　　二世祖景华公，与其兄景荣，其弟景秀三人，于乾隆二十二年丁丑，迁居自流井，汇柴口，一对山，地名糖房湾。
帮我现在住家仍在汇柴口附近。
景华公死葬贡井清水塘。
相传公在贡井杨家教书，于东家业内觅得此地，东家即送于他。
公自谓此地必发达，坟坝极宽，留供后人建筑，坟坝现为马路占去，余地仍不小。
　　三世祖正芸公，也以教书为业。
生五子，第二子和第四子是秀才，长子和第五子之子，也是秀才。
第三子名煊，字文成，是我高祖，一直传到我，才得了一个秀才，满清皇帝，赏我一名举人，较之他房，实有逊色。
煊公子孙繁衍，五世同堂，分家时，一百零二人，在汇柴口这种偏僻地方，也算一时之盛，因为只知读书之故，家产一分再分，遂日趋贫困。
　　煊公子永枋，为我曾祖，广东同乡人，在自井修一庙，曰南华宫，举永枋公为总首监修，公之弟永材，以善书名，庙成，碑文匾对，多出其手，光绪中，毁于火，遗迹无存，先人著作，除族谱上，有时文几首外，其他一无所有。
距汇柴口数里，有一小溪，曰会溪桥，碑上序文，及会溪桥三大字，为永材公所书，书法赵松云，见者皆称佳妙，所可考者，惟此而已。
　　自井世家，以豆芽湾陈家为第一，进士翰林，蝉联不绝，我家先人，多在其家教书，而以永材公教得最久。
我父幼年，曾从永材公读。
　　自井号称王李两大姓，有双牌坊李家，三多寨李家……吾宗则为一对山李家，而以双牌坊，三多寨两家为最盛。
民国元年，族弟静修，在商场突飞猛进，大家都惊了，说道：“这个李静修，是从哪里来的？
”陈学渊说道：“这是一对山李家，当其发达时，还在我们豆芽坝陈家之前。
”二十八年，我从成都归家，重修族谱，先人远事，一无所知，欲就学渊访之，不料已死，询之陈举才，云：但闻有李永材之名，他事则不知。

记得幼年时，清明节，随父亲到柳沟坎扫墓，陈星三率其子侄，衣冠济济，也来扫墓，其墓在润唐公之下。
我辈围观之，星三指谓其子侄曰：“此某某老师之祖坟也。
”旋问族中长辈曰：“某老师是你何人？
某老师是你何人！
其后嗣如何？
”长辈一一答之，大约是星三及其先辈受益最深之师，才殷殷若是。
今已多年，对答之语，全不记忆，其所谓某老师者，除永材公外，不知尚有何人，先人遗事湮没，可胜叹哉！
永枋公在汇柴口染房，族亲子弟，衣冠不整者，酒醉者，将及店门，必庄摄其容乃敢过，公见之，亦惟温语慰问，从未以疾言厉色相加人。
公最善排难解纷，我父述其遗事颇多。
年七十，易簧时，命家人捧水进巾，自浴其面，帽微不正，手自整之，乃凭几而卒。
我父为永枋公之孙，幼年在染房内学生意，夜间，永枋公辄谈先人逸事及遗训。
我父常常学以教我，我读书能稍知奋勉，立身行己，尚无大过者，皆从此种训话而来。
我父尝曰：“教子婴孩，教妇初来。
”又曰：“教子者，以身教，不以言教。
”诚名言也。
我家族谱字辈，是“唐景正文永，山高世泽长。
”“文”字辈皆单名火旁，而以“文”字作号名。
我是“世”字辈。
我祖父乐山公，务农，种小菜卖。
暇时则贩油烛，或草鞋，沿街卖之。
公身魁梧，性朴质，上街担粪，人与说话，立而谈，担在肩上，不放下，黠者故与久谈，则左肩换右肩，右肩换左肩。
公夜膳后即睡，家人就寝时即起，不复睡。
熟睡时，百呼不醒，如呼盗至，则梦中惊起。
公起整理明日应卖之菜，毕，则持一棍往守菜圃，其地在汇柴口，蒲家坝大路之侧，贼窃他人物经过，公见即奋逐之，贼畏甚，恒绕道避之。
年终，割肉十斤，腌作新年之用。
公自持刀修割边角，命祖母往摘萝卜作汤，嘱曰：“大者留以出售，小者留俟长成，须一窝双生，而又破裂不中售者。
”祖母寻遍圃中，不得一枚。
及汤熟，公自持瓢，盛入碗，复倾入锅中，祖母询之，则曰：我欲分给工人及家人，苦不能均也。
数日即病卒，祖母割腌肉一方献灵前，见之即大泣，自言泪比肉多。
我祖父以世家子，而穷困如是，勤苦如是，其死也，祖母深痛之，取所用扁担藏之，曰：“后世子孙如昌达，当裹以红绫，悬之正堂梁上。
此物咸丰庚申年毁于贼。
祖母姓曾，固高山寨（距一对山数里）富家女，其父以一对山李氏，为诗礼之家，故许字焉，归公后，挑水担粪，劳苦过贫家女，每归宁，见猫犬剩余之饭，辄思已家安得此剩饭而食之。
先父母屡述以诫不肖弟兄曰：“先人一食之艰，至于如此，后世子孙，毋忘也。
”不肖今日，安居坐食，无所事事，愧负先人多矣！
乐山公生我父一人。
父名高仁，字静安，先祖没后，即归家务农，偕我母工作，勤苦一如先祖。
家渐裕，购买田地，满四十岁，得病，延余姓医生诊之。
余与我家有瓜葛亲，握脉惊曰：“李老表，你怎么得下此病？
此为劳瘁过度所致，赶急把家务放下，常如死了一般。

安心静养，否则非死不可。
”我父于是把家务全交我母，一事不管。
我父生二女，长女未出阁死，次女年十余，专门侍疾，静养三年，病愈，六十九岁，乃卒。
父养病时，寻些《三国演义》，列国演义这类书来看，看毕无书，家有四书的讲书，也寻来看，
我父胞叔韫山公学问很好，一日见父问曰：“你在家作些什么？
”答曰：“看四书的讲书。
”韫山公大奖之，我父很高兴，益加研究。
我弟兄七人，我行六，三哥早卒，成立者六房，父命之曰：“六谦堂。
”除我外，弟兄皆务农，惟七弟后来在汇柴口开机房，有点商性质。
我父生于道光乙未年八月，光绪乙亥年八月，满四十。
我生于己卯年正月，正是我父闭户读书时代所生的，故我天性好读书。
世称：苏老泉，二十七岁，发愤读书。
苏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，仁宗明道二年乙亥，满二十七岁。
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，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二日，他弟兄二人，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所生的。
苏老泉二十七岁，发愤读书，生出两位文豪；我父四十岁，发愤读书，生出一位教主，岂非奇事？
我父同苏老泉发愤读书，俱是乙亥年，我生于己卯，与子由同，事也巧合。
东坡才气纵横，文章豪迈，子由则人甚沉静，为文淡泊汪洋，好黄老之学，所注《老子解》，推古今杰作。
大约老泉发愤读书，初时奋发踔厉，后则入理渐深，渐归沉静，故东坡子由二人，禀赋不同。
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之末年，故我性沉静，喜读老子，颇类子由。
惜我生于农家，无名师指点，为学不得门径，以是有愧子由耳。
我父病愈时，近邻有一业，欲卖于我父，索价甚昂，我父欲买之而苦其价之高，故意说无钱买，
彼此勾心斗角，邻人声言，欲控之官，说我们当买不买，甚至把我家出路挖了，我父只有由屋后绕道而行。
卒之此业为我父所买，买时又生种种纠葛。
我七弟生于辛己年正月廿五日，正是我父同邻人勾心斗角时代生的，世本为人，精干机警，我家父母死，哥嫂死，丧事俱他一手所办。
尝对我说道：“我无事，坐起，就打瞌睡，有事办，则精神百倍，这几年，好在家中死几个人，有事办，不然这日子难得过。
”此虽戏言，其性情已可概见，据此看来，古人所谓胎教，真是不错，请科学家研究一下。
我自有知识以来，即见我父有暇即看书，不甚作工，惟偶尔扯甘蔗叶，或种葫豆时盖灰，做这类工作而已。
工人做工，他揣着叶芋竿，或火笼，夹着书，坐在田土旁，时而同工人谈天，时而看书，所以我也养成这种习惯，手中朝日拿着一本书。
每夜我父在堂屋内，同家人聚谈，我尝把神龛上的清油灯取下来，放在桌上看书，或倚神龛而看。
我父也不问我看何书，也不喊我看，惟呼我为“迂夫子”而已。
我之喜看书，不是想求上进，也不是想读书明理，只觉得手中有书，心中才舒服，成为一种嗜好。
我看书是不择书的，无论圣经贤传，或是鄙俗不堪的唱书小说，我都一例视之，拿在手中看。
我有此嗜书之天性，假令有明师益友，指示门径，而家中又藏有书籍，我之成就，岂如今日？
言念及此，惟浩叹而已。
我父每晨，必巡行田垅一次，尝说：“田塍，土旁，某处有一缺口，有一小石，我都清清楚楚的。
”又说：“我睡在家中，工人山上做工情形，我都知道。
”我出外归来，尝问我：“工人做至何处？
”我实未留心看，依稀仿佛对之，他知我妄说也不斥责。
我虽生长农家，却未做工，只有放学归来，叫我牵牛喂水，抱草喂牛，种葫豆时，叫我停学在家

，帮着丢葫豆，或时叫我牵牛赴邻近佃户家，碾米碾糠，我亦揣书而往。
我考得秀才时，照例宴客，佃户王三友，当众笑我道：“而今当老爷了，（乡间见秀才即呼老爷）如果再拿着书，在牛屁股后而走，我们要不依的，老爷们都跟着牛屁股走，我们干什么？”但是我碾米碾糠时，还是揣书而往。
　　我父所看之书，只得三本：（一）《圣谕广训》（此书是乾隆所著，颁行天下，童生进场考试，要默写，名为默写，实则照书抄），后附朱柏庐治家格言。
这是我父养病时，请徐老师誊的，字甚工楷。
（二）《刿心要览》，我查其卷数，是全部中之第三本。
中载古人名言，分修身、治家、贻谋、涉世、宽厚、言语、勤俭、风化、息讼九项，我父呼之为格言书。
（三）杨椒山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，后附遗嘱（是椒山赴义前一夕，书以训子者，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），此外还有一本《三字经注解》，但不甚看。
椒山奏折及遗嘱亦少有看，所常常不离者，则在前二种，此外绝不看其他之书。
我细加研究，始知我父读书，注重实用。
三字经注解，及椒山奏折，只可供谈助，椒山遗嘱虽好，但说得太具体，一览无余，不如前二种之意味深长。
我父常常读之，大约把他当作座右铭。
我父光绪癸卯年正月初九日得病，十五日去世，初九日还在看此二书。
　　最奇者，我生平从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，他读的《圣谕广训》，及朱柏庐《治家格言》，是徐老师用朱笔圈断句，其他三书，俱是白本，我父未圈点一句。
所以我生平不但未见我父写过一个字，就连墨笔书的一圈圈，都未见过一个。
我们弟兄六人，随时都有人在侧，无论写什么，他都喊儿子动笔，我看他吃饭捏筷子，手指很僵硬，且有点发颤，大约是提笔写不起字。
　　我父常说：唐翼修著有《人生必读书》。
我考试到叙府，买得此书，送在他面前，他也不看，还是喊我拿《圣谕广训》和格言书来。
揣其心理，大约是谓：只此二书已够了，其他皆是赘瘤。
　　我父常常说道：“你的书读窜皮了，书是拿来应用的，‘书即世事，世事即书。’你读成‘书还书，我还我’去了。”我受过此种庭训，故无事时，即把书与世事，两相印证，因而著出《厚黑学》，与《心理与力学》等书，读者有说我熟透人情的，其实不然。
我等于赵括谈兵，与人发生交涉，无不受其愚弄，依然是“书还书，我还我。”　　我父又说：“书读那么多做甚？
每一书中，自己觉得哪一章好，即把他死死记下，其余不合我心的，可以不看。”所以我父终身所读之书，只得三本。
而三本中，还有许多地方，绝未寓目。
常听他曼声念道：“人子不知孝父母，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？”（《圣谕广训》中语）“贫贱生勤俭，勤俭生富贵，富贵生骄奢，骄奢生淫佚，淫佚生贫贱（《刿心要览》中语）“应箕应尾，你两个……”（椒山遗嘱中语，应箕应尾，是椒山之子）我父常常喊我近前，讲与我听，我当了秀才，还是要讲与我听，我听之津津有味。
我此次归来，将《刿心要览》，寻出细读，真是句句名言，我生平作事，处处与之违反，以致潦倒终身，后悔莫及。
　　我读书的方式，纯是取法我父，任何书我都跑马观花的看去，中间看，后面看，每页也未细看，读着一二句合我之意，就反复咀嚼，将书抛去，一而二，二而三，推究下去。
我以为：世间的道理，为我心中所固有，读书不过借以引起心中之道理而已。
世间的书读不完，譬如：听说某家馆子菜好，我进去取菜牌子来，点几个菜来吃就是了，岂能按着菜牌子逐一吃完？
又好像在成都春熙路、东大街、会府等处游玩，今日见一合意之物，把他买回来，明日见一合意之物

，又把他买回来，久之则满室琳琅，样样皆合用，岂能把街上店子之物，全行购归？
我这种说法，纯是本之我父，因此之故，我看书，入理不深，而腹笥又很空虚。
　　我在亲友家耍不惯，但只要有几本书，有一架床，我拿着书，卧在床上，任好久，我都住得惯。
其书不拘看过的，未看过的，或是曾经熟读的，我都拿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看。
我一到他人室内，见桌上有书，即想翻来看，不过怕人讨厌，不好去翻罢了。
但是我虽这样喜书，而家中储几书柜的书，成都有几书柜的书，许多都未下细看过，这是由于我读书是跑马观花，每本打开来，随便看一下就丢了，看了等于未看。
　　我幼年苦于无书可看，故喜欢购书，而购得来又不细看，徒呼负负，近年立誓不购书，而性之所近，见了就要买，买来又不看，将来只好把家中的书，及成都的书，搬来作个宗吾图书馆，供众人阅览好了。
　　亡弟之子泽新，对我说：“我见着书，心中就糊涂，一进生意场中，心中就开朗。
”我的性情，恰与相反，提着家中事务，心中就厌烦，一打开书，心中就开朗。
我请客开不起菜单子，而家中小孙儿，小孙女都开得起。
赴人宴会归来，问我：吃些什么菜，我无论如何记不全。
身上衣服，尺寸若干，至今不知道，告诉我跟着就忘了。
上街买物，分不出好歹，不敢还价，惟买书却买得来，而买笔又买不来。
别人读我厚黑学，以为我这个人很精明，殊不知我是糊涂到了极点。
到而今迂夫子的状态，还莫有脱，朋友往来，我得罪了人，还不知道。
　　音乐一门，我完全不懂，戏曲中，有所谓西皮二簧，我至今弄不清楚，我当省视学，学生唱歌按风琴与我听，我只好闭目微微点头，假充内行；名人字画，我分不出好歹，别人评得津津有味，我不敢开腔，不敢说好，怕人追问好处安在。
我幼年订古姓女，其叔古威侯，是威远秀才，以善书名。
我家接一位关老师，见着我的字说道：“你这笔大挥，将来怎么见你叔丈人？
”好在此女未过门即死，我未在古府献丑。
后来从刘建候先生读，他一日进我房中，见案上写的卷格小字，堆有寸多高，他取来一看，叹息道：“你也可算勤快了，怎么字还是这样？
”我听了凄然泣下。
我考课测试，阅卷者常常批：“字太劣”，或“字宜学”。
雷铁崖常说我：“你那个手爪爪，硬该拿来宰？
”我天性上，有这种大缺点，岂真古人所谓“予之齿者去其角，传之翼者两其足”耶。
　　……

编辑推荐

宗吾创“厚黑学”之动机，学界有三种揣度：一种谓其“心怀鬼胎”，“是一种可笑的误导”，“是一种荒谬的人生哲学”；一种谓其“无所谓善恶”，如双刃剑，用以为善则为善人，用以为恶则为恶人：一种谓其“菩萨心肠”，“好比燃犀照鼎”，“教人有所警惕防范”。
宗吾其人即不“厚”也不“黑”，只是“嗜酒”，嗜酒如命，难以自拔，曾在重庆撰文引酒仙刘伶“喝死便埋掉”一语以自嘲，临终遗言是：“我看酒就是还喝少了啊！
”　林语堂评李宗吾：“三代上有圣人，三代下圣人绝了种，怪事也！
然则近代之新圣人，其唯发布厚黑学之李宗吾乎！
（《赤诚相见之独尊》）　柏杨评李宗吾：“李宗吾先生一生为人作事，比柏杨先生不知高级多少，直可惊天地丽泣鬼神，雨他鼓吹“厚黑”，硬揭大人先生和鱼鳖虾蚧的疮疤，其被围剿，自在意中。
”（《被忽略的大师》）　孙自筠评李宗吾：“需要采取最能惊醒国民的手段，拿出惊世骇俗的奇谈怪论，在我们昏睡的民族心灵上猛击一掌。
再过几年，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出世，把一部古老的中国历史概括成两个字：‘吃人’，较之李宗吾的‘厚黑’两字，其取值虽有不同，但他们的用意都在于拆穿，都是为了把历史撕破给人看。
”（《一把辛酸？
目满纸荒唐言》）　王望评李宗吾：“话分两头说，不管是横看还是综比，宗吾先生的学术思想都可以看成是思想史界一大奇观、思想史的一页重笔，其本人更可看成思想家中的一个怪杰、一匹黑马，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很值得研究”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